

## 第二十一章 桃花找上門

夜風習習，吹得院子裏的兩棵大樹上的葉子沙沙作響，巷口犬吠聲不止，更夫敲更的聲音傳來，驚的屋子裏的燭火閃爍跳動起來。

徐笙和姜昀倆人的影子被拉的老長，投在紗窗上，融為一體，一陣低語聲傳來。

「什麼時候出發？」昏黃的燭火打在徐笙臉上，泛著一層淡淡的柔和光芒，她眼神溫柔的看著姜昀。

「五日後。」

徐笙想想，跪坐到軟榻上，拉住他的大手問：「有幾成把握？據我所知，眼下冀北軍在劉碩手裏。昔日我父親曾和他見過幾面，言此人乃無利不起早之輩，若無好處，想必不會輕易借兵與你。

「且我曾聽聞，去年匈奴來無終搶掠，無終縣令也曾向他借過兵，卻被斷然拒絕，導致上任無終縣令被匈奴人所斬。

「往年，冀北軍尚在冀北王手裏時，無終雖然亂，偶爾有匈奴人搶掠，卻從未像去年一樣，進入無終城內後，大肆掠奪財物姦淫女子，要說起來，那位冀北王治理下的幽州與冀北，要比劉碩強上百倍千倍，只可惜……」說到這，徐笙搖搖頭，嘆了口氣。

這是她與姜昀兩個人私語，她才說了如此大逆不道的話，不過在她看來，那位冀北王當真是可惜。

劉碩是孫氏部下，自去年冀北王叛亂，他領兵平叛後，便被皇帝封為鎮北將軍，接手了冀州的二十萬冀北軍，一時風光無限。

徐笙沒有注意到，她說話的時候，姜昀平靜的眼神漸漸變了。

「劉碩小人，對付他我自有辦法。」她聽到他忽然冷冷道。

徐笙一愣，抬頭看他，只見他眉宇凜然，周身泛起一股殺意，很是懾人的模樣。她從未見到過他如此殺意滿滿的模樣，眉心蹙起，下意識想要抽回手。

「皎皎莫怕。」抽手的瞬間，驚醒沉浸在滿腔恨意的姜昀，他拉回她的手，合上發紅的眼睛，斂了臉上的殺意，安撫道。

「表哥準備如何？」徐笙覷了他一眼問。

哪怕他意識到自己驚到她了，刻意收斂胸腔的怒火與殺意，可徐笙還是能感受到刺骨的寒冷，她低頭抵唇，眼裏閃過一絲波瀾。

為何一提到冀北王和劉碩，他和他那黑臉護衛皆是如此反常？觀他周身的殺氣，彷彿與劉碩有不共戴天之仇，恨不得扒其骨、抽其筋。

徐笙感覺自己的手被姜昀狠狠的握緊，將她勒得生疼。

「表哥，別這樣。」她努力掙開自己的手，坐起來，隔著中間的小几，輕輕環住他的肩膀，想要讓他冷靜下來。

「皎皎……不要問我為什麼，也不要告訴別人。」姜昀發狠地攬住她的腰。

「表哥放心，你願意告訴我，我便聽著，若是不願意，我便等你願意告訴我的那一日。」徐笙拍拍他的肩，安撫他，「至於今夜，我誰也不會透露的。」

姜昀手收的越發的緊，父親與幾位兄長的仇，他必定會報的，那些人，他一個也

不會放過！

夜漸漸深了，這樣驚扭的姿勢令徐笙的腰有些受不住，她推推姜昀的胸膛，道：「夜深了，安歇吧。」

姜昀定定看著她，忽而站起身來，抄手將她一把抱起，去了內室。

昏暗的紗帳裏，他腰間一麻後，將身體所有的重量都壓到徐笙身上，他喘息了一會兒，從徐笙身上翻身而下，躺到一旁，將她摟在懷裏，閉著眼睛，一下又一下的撫摸著她光滑的玉背，似是在回味又似在沉思。

「我不在，便別出去了。」沉默許久之後，他忽然道。

「好。」徐笙蹭蹭他的胸膛，柔聲應道。

「至於那群匈奴人，妳先不要管，若是可憐那些奴隸，便讓虞舜帶人去買下。若是有事，就找虞舜，讓他幫妳解決。」姜昀扭頭，在她鬢角親親。

「好，都聽你的。」徐笙打著哈欠，眼睛眯著，聲音有氣無力，她已經抵不住睏意，喃喃道：「你也要注意安全，不要讓我擔心。」

姜昀低頭看著睡得像小貓一樣恬靜的徐笙，目光沉靜，良久低聲道：「好。」

燭火搖曳，帳子裏的呼吸聲漸漸平順了下來。

雖說已經定好去信都的日子，可姜昀還是要去衙署點卯。

他初來此地，那些小吏和師爺並不將他放在心上，最後還是他斬殺了一個小吏，這才立了威，讓衙署裏的人不敢再與他作對。

去年城內被搶掠一空，待匈奴人走後，好不容易找來一點種子，種在地裏，可因為天氣乾旱收成不好，許多百姓都是在城外挖野菜、啃樹皮過活。

眼下快入秋了，再不想辦法，冬天一到，無終的百姓怕是要熬不下去了。

姜昀這些天一直帶領那五千將士開拓城外荒山，想要趕在這茬小麥收割後，再種下一季，這樣來年也不至於饑荒，與此同時，他還命人去購置糧食，為過冬準備。一連忙了四五日後，七月初三一早，天還未明，姜昀便帶著百名將士向信都而去。

無終隸屬幽州，信都則在冀州，兩地相隔甚遠，一來一去，不少於一個月。

幽州與冀州原同屬於冀北王封地，後來冀北王叛亂，劉碩接手這兩地，整日飲酒作樂，不在幽州的邊境好好守著，反將大軍駐守在邊境，自己跑到了信都，劉碩本就不怎麼能威壓住冀北軍，若是匈奴趁此時進攻，只怕漁陽危矣。

姜昀一身黑衣，騎著馬背馳在官道上。

劉碩如此愚鈍，若匈奴大軍趕在他拿到青霓令之前攻打漁陽與無終，幽州與冀州怕是要大亂，正是因此，他更要儘快拿到青霓令。

姜昀走後，徐笙便足不出戶，連隔壁住著的宣節校尉府上的女眷相邀也沒有應下。這日，一切如往常一般，徐笙坐在外院的樹下為姜昀縫製衣物，忽然聽到院子外面傳來吵鬧聲。

徐笙住的院子不大，恰好她又正在前院的大樹下面乘涼，只隔著一道影壁，大門

口的聲音，她聽得清清楚楚。

只聽見外面的喧譁聲中，一道清亮的嬌斥聲十分明顯——

「我要見你家大人，還不速去稟報？」

這聲音似乎有些耳熟，但徐笙想不起來在哪裏聽到過。

「這位姑娘，我家大人不在府上。」她聽到門口的護衛沉著聲回答，聲音平靜，並不懼那女子的氣勢。

「他居然不在……那我豈不是白跑一趟了？」女子不悅道，可靜了一會兒，她忽然又問：「他既然不在府上，那他去了哪裏？」

「大人行蹤，不便透露，姑娘還是請回吧。」護衛並未透露姜昀的消息。

「我找你家大人有極為重要的事情，耽擱了你擔待不起。」

「姑娘恕罪。」門口的護衛不為所動。

「放肆，你竟敢對我家姑娘如此無禮，你可知我家姑娘是誰？」又是一道女聲響起，聽她的話，應該是跟在剛才那女子身後的婢女。

「姑娘請回吧。」護衛仍然只有這一句話。

「你這賤奴，莫要再阻攔，否則你沒好果子吃！」

徐笙手執紈扇，慢悠悠的搖著，抿了一口清茶後忽然道：「出去看看，問問她是否真有要事。若有，便領進來。」她看著門口的方向，若有所思。

「保不齊又是哪個紅顏知己找上門來，姑娘您還真相信那女子有要事？」綠柳坐在小凳子上，手裏正做著針線，一邊嘸著嘴道。

「妳這話可敢在妳家姑爺面前說？」徐笙搖著扇子涼涼地回了一句。

綠柳抿抿唇，扭捏了兩下並不回答。

徐笙見此，笑起來，「放心，若真是紅顏知己，我定要他好看。只是……聽外面這情況，紅顏知己倒不至於，是不是朵桃花就說不好了。」

「姑娘您可真是心大，都知道是桃花了，還往裏迎。」綠柳嘟囔道，擱下手裏的針線，放到籃子裏站起了身。

「快去看看便是，旁的妳不用擔心，我可不是能吃虧的人。」一陣困倦忽地襲來，徐笙催她，「快去快去，一直讓人堵在門口也不是個事，趕緊解決了，我想回去睡會兒覺。」

「好好好。」見徐笙不在意的模樣，綠柳心裏也輕快起來，腳步輕盈地往門口走去。

徐笙順道起身，讓綠楊和劉嬾嬾將樹蔭下的東西收拾了，回了內院，就在她回來沒多久，綠柳便帶著人進來了。

「妳就是姜昀的夫人？」徐笙已經換了見客的衣服，正端坐在外間的堂屋中間，便見一紅衣女子走進來，還不等綠柳請安介紹，便挑著眉打量著她。

徐笙淡笑，「正是。」

「孫姑娘請坐。」說著，她朝綠柳點點頭，示意她上茶，一邊問道：「不知孫姑娘千里迢迢，從廣平到無終來找我夫君，是有何要事？」

「妳認識我？」孫玉柔挑眉，極為隨意的坐下，「想不到妳還挺有見識的，知道

我是誰。」

徐笙執著紈扇，恭維笑道：「我在廣平時曾經有幸見過姑娘。不知姑娘可還記得在坊市驚馬那一次，那時我正巧要去驛館，與姑娘有過一面之緣，後來又上門做客過一回，算起來我見過姑娘兩面。」

她沒有提在驛館面前，姜昀讓她大丟面子的那一回。

「是妳？」孫玉柔忽然跟想起什麼似的，皺眉上下打量了她一番，「我竟然沒認出來是妳。」

眼前女子穿著素淨的棉衣，妝容簡單，梳著婦人的髮髻，頭上也沒有戴什麼首飾，只是用一根玉簪將頭髮挽起，與那日在孫府見著的華服婦人有著天壤之別。

她當時見兄長看這女子看呆了，心中不悅且有些鄙夷，便多打量了她幾眼，只記得她渾身上下無一不精細，容貌極盛，是她這個孫家最寵愛的三姑娘怎麼也比不上的，所以下意識厭惡著，沒想到她竟然是姜公子的夫人！

剛才進門，她實在是沒有將眼前這個寒酸的婦人，與那個渾身精緻得讓人有些自慚形穢的女子聯繫在一起。

孫玉柔脫口而出，「這才二十來日，妳怎麼變成了這副鬼樣子？」

其實哪怕是素衣，也難掩徐笙風姿，反倒有了一種與眾不同的韻味，可孫玉柔喜歡錦衣華服，她下意識忽略徐笙的臉蛋，所以看到她的素衣，只覺得寒酸得緊。徐笙怔住，順著她的目光看了一下自己的衣著，瞬間明白過來，她在說的是她的衣著妝容，原來她是覺得自己穿著棉布所製的衣服太過寒酸。

她見狀心裏忽然有了計較，故作不明白地看著孫玉柔，遲疑地問：「不知……我哪裏不妥，讓姑娘如此震驚？」

孫玉柔嫌棄地看著她道：「我在廣平見到妳的時候，妳當時的裙衫還尚能入眼，怎麼這才二十來日，妳便窮酸得穿上了棉衣？」

徐笙聞言，臉上的笑意有些牽強。

「有什麼不好意思說的，妳這副窮酸樣子我都見過，說出來也許我還能幫幫妳。」

孫玉柔看也未看綠柳給她上的茶，一面環視著四周，一面說道。

她見這屋子裏的擺設都是泥塑的陶人，或者一些素淡的花瓶，處處透著寒酸，眼裏露出一抹嫌棄，說道：「妳這家真不會當，竟然給姜公子住這麼寒酸的地方。」

她身後的兩個婢女，發出嗤笑聲。

徐笙臉上掛起一抹難堪，喃喃道：「是我的錯，不會主持內務。」

孫玉柔見了，心裏有些得意，這京城來的貴女不也就是徒有虛名嗎？她還以為她真的矜貴得不得了，吃穿住行皆是上等，哪知道這麼快就現了原形。

日後，她若是嫁給姜公子了，定然會帶來千金的嫁妝，才不會讓姜公子住的如此寒酸。

至於眼前的女人……她現在便要她知難而退，自請下堂！

母親說，男人不僅喜歡善良的，還喜歡溫柔賢淑的，她上次在姜公子面前有些驕縱，也不知道他會不會對她留下不好的印象，這次她不像上次那麼驕縱，讓這女人自請下堂，他應該就不會怪她了……

孫玉柔咬唇，看了徐笙一眼。

「聽說妳是京城的貴女，父親也是個大官，怎麼來無終這樣的地方？據我所知，無終這地方可是連那些寒門都不願意來的，妳怎麼不讓妳父親疏通一下？」她一副只是隨口問問的樣子。

徐笙失笑，這位孫姑娘還真是耿直，尋常人家怎麼敢將這些話放在嘴上？只不過，她這樣問也極合她的意。

當下，徐笙低下頭，揪著手中的帕子，似乎極為窘迫。

「這……這……」

「這什麼呀這！」孫玉柔緊緊盯著她，想要聽原因，卻見她這了個半天，也沒有說出個所以然來。

「妳急死我了，快說呀。」她催促道。

徐笙低著頭，細聲細氣的，做足了小媳婦的模樣，「姑娘有所不知，我本與夫君門當戶對，是嫡親的姨表兄妹，自幼家中長輩便給我們定下了親事，這本是極好的姻緣，誰知、誰知……誰知夫君竟然得罪了齊國公！」

徐笙說著說著，便委屈了起來，抽抽噎噎地道：「他出身江南姜家，本有個極好的前途，誰知因為得罪了齊國公，在我們新婚幾日後便被貶來了無終。」

她眼角掛著淚珠，一副極為不甘的模樣。

「豈有此理，那齊家怎麼如此囂張？」孫玉柔聽到自己意中人被如此磋磨，心中不忿，眉頭一挑，頓時怒聲罵道。

徐笙被嚇了一跳，驚慌失措的看著她。

孫玉柔見此，知曉自己反應太過，她悻悻然的撇了撇嘴，繼續問：「就算如此，妳和姜公子家裏都是世族，來了無終又怎麼過得如此寒酸？」

她想，若是自己嫁給姜昀，肯定不會讓他被貶到無終這樣的小地方，要知道，她姑姑可是當朝皇后！

徐笙低頭，「我出嫁時，本也有不菲的嫁妝的，那日在廣平，孫姑娘想必也是見過的，可誰知剛來這裏，夫君心繫百姓，見到城中百姓沒有吃食，便將我所有的嫁妝拿去，在附近的城裏買了糧食，準備冬天救濟城中百姓。」

孫玉柔笑道：「那姜公子可真是個善心的好人，那日是我誤會他了。」

這是不是說明，那日在驛館，他並沒有對她印象不好？畢竟她是因為心善，想幫助那位女子的。

可那日他為何不買下那女子呢？孫玉柔怎麼也想不明白。

不過，也幸好他沒有買那個女子，否則的話，被那個女人纏上了可就不好了，想到在家中見到兄長與那女子調笑，她就覺得噁心。

「孫姑娘有所不知，夫君雖然是大善，可……可我卻過不下去這樣的日子。」

孫玉柔挑挑眉，心裏一喜，暗道自己的機會來了，她問：「這又是怎麼回事？」

徐笙忙哭道：「姑娘可知，夫君得罪齊家，家中財物散盡才得以保下性命，我那公公婆婆，現在還在江南艱難度日呢！」

「他吃的、用的、穿的還有住的，都是我的嫁妝，眼下我手中沒了銀子，也不知

道今年冬天怎麼過活！我真想……真想與他和離。」徐笙掩面低泣。

孫玉柔快要抑制不住笑意了，卻還要板著臉道：「妳這樣就不對了，姜公子一心為民，妳怎麼還如此不理解他，想與他和離？」

她沒有注意到，守在門口的綠柳已經目瞪口呆了。

只聽徐笙又道：「他要是個品行端正高潔的人也好，可偏偏他不是個東西！」

孫玉柔奇怪，「為何如此說？」

便見徐笙看看左右，又示意綠柳出去守著，一副神祕兮兮的模樣。

孫玉柔也被她勾起了好奇心，催促了一句，「妳快說呀。」

徐笙做完這一切，身子前傾低聲道：「我看得出來，姑娘來找我夫君，是心悅他的吧？」

「妳、妳胡說些什麼？」孫玉柔臉蛋通紅，結結巴巴道。

徐笙慘淡一笑，「姑娘不必否認，我是過來人，自當看得出來。當初我也是和姑娘一樣，被他那副皮相騙了，心悅他的，哪怕他家境破敗，我也不曾嫌棄過他，與他一道來無終上任，卻沒想到他不是人，三心二意不說，還極愛打我！」

「妳瞧，我身上這就是他前幾日走的時候打的。」徐笙擡起衣袖，給她看自己昨天不小心磕到的青印子。

白皙細膩的皮膚上，一大塊青印子十分明顯，顯得觸目驚心。

孫玉柔心頭一跳，忙道：「妳不會是在騙我吧？」

徐笙拉下自己的衣袖，「我騙姑娘做什麼？姜昀他簡直就是個禽獸，這才成親幾日，他便這樣對我，我想讓身邊的陪嫁回去送信給我父親，也被他攔了下來，被關在屋子裏毒打了一頓。」

「不只如此，他還花心得緊，我與他成親的第一日便有外室找上門來，他非但不怪她，還訓斥了我，說我善妒容不下人。姑娘妳不知道，那女子已經懷了四個月的身孕了，妳說說，換作是姑娘，妳能忍得下嗎？」

孫玉柔表情凝滯，心裏對姜昀的人品漸漸不確定起來，卻又怕徐笙是故意騙她的。見她遲疑的模樣，徐笙又道：「姑娘若是不信，只管派人去長安打聽便是，我在長安，因為此事早就沒了顏面。」

孫玉柔見她神態不似作偽，心裏猶豫起來。

「我只是不忍心姑娘入這火坑，才將自己的事情告訴姑娘，姑娘信也好，不信也罷，我言盡於此。」徐笙扭過身，做出不欲多說的模樣。

孫玉柔見此，心中信了七八分，卻仍嘴硬道：「妳最好不要騙我，否則我不會放過妳的。」

徐笙只是扭頭低泣。

孫玉柔站起來，見她哭泣的模樣，心裏倒沒了先前的不喜，她笨拙的安慰道：「我回去讓人打聽，若妳所言為真，我會想辦法幫妳的。」

徐笙手一頓，忙道：「多謝姑娘好意。」

「那我先走了，妳……好自為之。」孫玉柔再無來時的神氣。

「姑娘。」徐笙叫住她。

她回頭問：「怎麼了？」

「姑娘在無終小心一些，無終太亂，姑娘妳衣著華麗，怕會被人盯上。」這倒是徐笙真情實意的話。

孫玉柔這人雖然驕縱跋扈，又想奪她丈夫，可她並不希望她在無終出事。

「我知道了。」孫玉柔說。

徐笙讓綠柳將她送出去。

見孫玉柔遠去，她勾了勾唇角，心想這小姑娘也太好打發了吧！

她不知道，隱在暗地裏的暗衛，默默將今日的事情記錄了下來。

綠柳回來的時候，剛走到門口，便已經笑得憋不住了。

「姑娘，您沒看，剛才那孫姑娘的步子有多急，生怕走得慢一點，便被後面的狼給吃了。」

徐笙笑，「妳不怕？」

綠柳笑嘻嘻道：「剛開始的時候我都沒反應過來，還想著您怎麼說著就哭了起來，後來我才明白，您這是在給那孫姑娘做樣子，您裝的可真像，我要是不知道姑爺的為人，還真的相信了。」

徐笙搖著紈扇起來，眼角哪裏還有淚水？她一面往內室走，一面慢條斯理道：「我還沒說什麼，看她嚇的。還有，妳姑爺那些事，大部分都是真的。」

除了她的嫁妝一事，哪件事情是假的？

徐笙心裏沒有一點內疚的意思，打個哈欠道：「我睡個午覺，沒什麼事情別來叫我。」

綠柳跟進來道：「可要是被姑爺知道您這般詆毀他，怕是就慘了。」

雖然平時姜昀不愛理她們這群婢女，面色淡淡的，對自家姑娘也極好，可綠柳卻很怕他，總覺得他看人時，目光極其懾人。

徐笙卻懶洋洋道：「怕什麼，這件事情只有我們幾個人知道，他不會知道的。」

趴在屋頂上的暗衛默默道：屬下也知道……過不久，公子也會知道。

## 第二十二章 恨不相逢未嫁時

徐笙這個午覺還沒睡好就又被綠柳叫了起來，她一臉煩躁的問：「我不是說沒什麼事情不要叫我嗎？」

綠柳急道：「姑娘，孫家公子來了。」

徐笙揉眼睛的手一頓，問：「妳說誰？」

「奴婢說，是孫家公子！今日來的孫姑娘的兄長，在外面想見見姑娘。」

「今日這倆兄妹是約好的？這孫三姑娘才走，孫家公子便又上門，真是不讓我睡個好覺。」徐笙搖搖頭，掀開薄被下床，「也罷，伺候我洗漱吧，不過妳家姑爺回來若是知道了，怕是醋罈子又要翻了！」她趿著鞋子，伸個懶腰道。

「姜夫人。」

徐笙出去的時候，孫玉璋正站在堂下，看著影壁兩側的大樹。

他回過頭，見徐笙一襲素衣，烏髮被清風捲起，在空中飛揚，眼如秋水，玉面桃腮，一雙朱唇不點而紅，嘴角含笑，蓮步輕移，姿色天然，皎若秋月。

他不由微怔，數日不見，她的儀態、風姿依舊不減，僅僅站在那裏，便讓人移不開眼。

他聽三妹說，她過得並不好，聽到這消息，他便控制不住自己，來了姜府。現在見到他才明白，原來是因為三妹見她華服不復在身，所以才說她過得不好，她見到的，不過是最淺薄的她。

他所看到的，眼前這個才是真正的她，活得極為順心如意，雖著粗布棉衣，她也依舊笑意盈盈。

是因為那個與他有過一面之緣，又讓三妹傾心的男子嗎？

他記得，那個男子看他的眼神，銳利寒芒。

不知為何，孫玉璋心裏有著淡淡的失落，他想，他可能真的將這個婦人上心了。天知道他聽到她過的不好的時候，心裏居然有一絲絲的竊喜，像個卑鄙的小人一般，渴望她的夫君對她不好，這樣他就可以……

就可以名正言順的向她吐露心聲，甚至……將她帶走。

孫玉璋慢慢的合上雙眼，知道自己不能再往下想了，等到再睜開時，他的眼底已經是一片清明。

他聽到自己帶著笑意道：「多日不見，姜夫人近來可好？」

風輕雲淡，沒有一絲異樣。

他想，其實自己也不是多麼在乎她。

徐笙只當作沒有看到孫玉璋的眼神，行了禮朝身後的綠柳責怪道：「你們為何讓孫公子在外面等著，你請進去用茶？」

孫玉璋拱手淡笑，「夫人莫要怪罪這位姑娘，是在下堅持在這裏等候的。」

徐笙微微一笑，「公子雅量。」說完，看了一眼孫玉璋身後拿著錦盒的小廝，遲疑道：「公子這是何意？」

孫玉璋順著她的視線，看到身後小廝手裏的錦盒，一面示意那小廝將東西給徐笙，一面道：「舍妹不懂事，貿然跑到府上，驚擾了夫人，望夫人海涵。這是一點點薄禮，作為賠罪，還請夫人收下。」

「公子說笑了，三姑娘雖然性子直率，但很是可愛，談不上驚擾，這禮……公子還是收回去吧，我愧不敢當。」

徐笙看了一眼拿著錦盒的小廝，笑容未變。

孫玉璋笑容微斂，一雙含笑的双眸停在她身上許久，見她態度不容置喙，才收回目光看向搖曳的大樹道：「並不是什麼貴重的東西，夫人收下便是。」

徐笙本不願意收下，但見到他看她的目光，拒絕的話又不好說出口了，她彷彿能感覺到他的堅持，若是自己不收下，他或許會一直堅持下去。

她怕他堅持，且這樣推辭來推辭去也不好，索性乾脆收下，讓他儘快離開的好。於是，她便笑道：「既然孫公子堅持，那我便厚顏收下了。」

徐笙收下東西後，孫玉璋又再三致歉，說這種情況不會再發生，讓她不必害怕。徐笙笑著點頭，與他寒暄了幾句，寒暄過後，兩人之間便無話可說，徐笙也不在意，靜靜地立在那裏。



就在此時，庭前的大樹上飄下一片樹葉，在空中盤旋打轉，久久不願落下。

徐笙微微仰頭，看了那樹葉一眼，轉而笑道：「夫君有事外出，我一女眷在家，不便招待公子，公子莫要怪罪。」

孫玉璋覺得，那片綠葉就像自己對徐笙的感情，尚未有結果，便在最好的時候悄然落下，無聲無息。

「是在下與舍妹唐突了。」他笑意微斂，拱手道：「既然夫人雅量，不計較舍妹的衝撞，在下便不再厚顏逗留，先行告辭。」

「公子慢走。」徐笙也沒留他。

姜昀本就是個愛醋的性子，今日幸好孫公子不願意進屋，要站在這開闊的院子，一舉一動都能讓府中下人看得清楚，若是在會客用的堂屋，不知道等姜昀回來，聽了他那些護衛下人的話，會怎樣不依不饒。

孫玉璋再拱手作揖後，也未看徐笙一眼，便轉身大步往門外走去。

感受著身後她目送的目光，他差點忍不住回頭看她一眼，但想到她的身分他忍住了，若是因為自己不經意的一點小動作讓她的夫君誤會，那他就是害了她。

恨不相逢未嫁時。他忽然找到了形容他心情的詩句，可他是男子，怎麼會這般的女氣呢？

孫玉璋搖搖頭一甩衣袖，沒敢再想下去，他怕他再想下去，就成了閨中怨婦了，於是領著小廝，加快腳步，很快的離開了姜府。

孫氏兄妹並未在無終久留，他們在城內停留了一日，第二日一大早便離開了。

徐笙聽到綠楊送來這消息的時候，綠柳正恰好要給她看昨日孫玉璋送的賠禮。

徐笙早就讓黑臉護衛虞舜派人留意著孫氏兄妹的行蹤，孫氏兄妹衣著華麗、行事高調，在無終這地方極容易出亂子，所以她讓人注意著，省得真出了事，孫氏來找姜昀的麻煩，他們可擔待不起。

不過綠楊不僅送了孫氏兄妹的消息進來，還帶來了一封姜昀給她的信。

徐笙坐在軟榻上，聽了綠楊的稟告，便揮手道：「既然已經走了那也好，省得出了什麼事，妳家姑爺這下也不用擔著什麼責任了。」

綠楊垂眸。

「妳先下去吧，去讓虞舜把人撤回來，不必再留意了。」

綠楊應了一聲，下去了。

「這位孫公子與他妹妹真不像是一家人，一個驕縱跋扈，一個溫潤有禮，怎麼性子這麼不同的人會是嫡親的兄妹呢？」

「姑娘您看，這孫公子送的是一支上好的玉簪，這上面的杏花跟真的似的，這麼貴重的東西，做賠禮也未免太過了些。」綠柳從內室出來，手裏拿著錦盒，打開放到徐笙面前，頗為疑惑的說道。

徐笙看了一眼，很快便收回了目光。

「就連妳也知道過了些，那孫公子怎會不知？」她手裏拿著姜昀給她的信，一面拆一面淡淡道。

「那這東西怎麼辦？」綠柳為難的看著放在小几上的錦盒，不禁遲疑了起來。

「放著吧，他們人都走了，退回去也沒處退，還是先收著，等回頭若是再碰上了，再備份厚禮送回去便是。」她撐著額頭看著手中的信，嘴角微微露出一抹笑意。徐笙語氣隨意，顯然並不將此事放在心上。

綠柳抬頭，見她看著姜昀的信笑得開心，識趣的沒有多問，應了一聲後，便拿著錦盒準備下去。

「等等，記得將這東西壓到箱底。」徐笙叮囑道。

綠柳回過頭，應下後進了內室。

姜昀不在的日子，時間過得飛快，眨眼間，便過去了半個月有餘。

徐笙這些天也沒有清閒下來，最近她看了不少有關農事方面的書，知道無終這地方乾旱少雨，很多作物收成都不太好，整日便想著能不能種些耐旱的作物，來解決無終百姓的溫飽問題。

因此她特地寫信給孫林，讓孫林去江南沿海一帶，看看有沒有什麼西洋的作物傳到大周來。

據她所知，每年有不少西洋商人來大周，她在長安時便見過不少西洋人，若是能找到玉米和土豆，引來無終種植並推廣開來，相信要不了幾年便能解決無終百姓的溫飽問題，若是沒有，那她暫時也無能為力。

另外，趁著初秋的天氣，她讓虞舜派人買了大量的蔬菜蘿蔔，帶著劉嬾嬾她們醃製了不少的泡菜。

眼下已經有富貴人家懂得醃製泡菜了，但也僅限於世家貴族，因為鹽價的原因，尋常人家冬天吃的還是乾菜，根本吃不起泡菜。

這樣一些零零散散的小事情也讓她忙了好久。

此時距離姜昀離開無終，已經有二十來天了。

若事情順利，加上他腳程快一點，現在也應該快到漁陽了，再有幾日便可以回來，只是前日姜昀來信，上頭道歸期未定。

不過按照寫信的時間來看，這是十天前的信了，因為路程遙遠，現在才送到無終。也不知道十來日過去，姜昀開始返程了沒有。

徐笙偶爾想起來了便算算日子，看看姜昀還有幾日歸來。想不起來時就拎著一壺小酒，坐在廊下小酌一杯。

每到這時，她又會可惜起來，因為路途遙遠，沒能將小橘子帶來無終，然後再緊接著遺憾，姜昀不在家，不然她可以就著他的美色多喝幾杯。

雖然平日裏她嫌他鬧得慌，夜裏不讓自己睡個好覺，但這種事情上，她也是舒服的，時間久了，她也有些想姜昀了。

一晃又是幾日過去，這日清早，徐笙還在熟睡，一陣馬匹嘶鳴聲忽然從外院傳了進來。

徐笙忽然驚醒坐了起來，她看向窗外，見外面還是濛濛亮，並沒有大明。

這個時候，會是姜昀回來了嗎？她心想。

可是，接下來外面傳來的動靜，讓她心悸了下。

「快，我要見夫人！」前院傳來一道焦急的聲音。

然後她聽見，外面開始喧鬧了起來。

「快去稟報，我有要事要見夫人。」只聽那道聲音越來越近……大概快要到內院，這才停下來。

徐笙識得這道聲音，那是姜昀身邊的流殤。

她呆了半晌，猛地掀開被子，從一旁的衣架上取下外衣披到身上，手腳有些慌亂的穿著衣服。她不停地告訴自己要冷靜，千萬不能慌，姜昀不一定有事情，她千萬不能慌……

這樣想著，她閉著眼睛深吸一口氣，再睜開時已經沉靜下來許多。

她將自己衣帶繫好，提著心打開了房門。

「吱呀」一聲，門開了，徐笙看到流殤和管家虞伯等人正站在內院門口，焦急的走來走去。

「發生了何事？」她問。

這時，天色漸漸亮了起來，火紅的太陽露出了一點點臉龐，陽光照在徐笙身上，她眯上眼睛，儘量不讓自己顯得慌亂，可看著這樣焦急的流殤，令她不由得往深處去想。

綠柳和劉嬾嬾她們聽到動靜也都出來了，見到徐笙和本該與姜昀在外的流殤，頓時明白了什麼，一個個都噤聲立在原地，不敢上前打擾。

「夫人！」流殤回頭見到徐笙出來，頓時大步走過來，猛地跪倒在地，聲音顫抖道：「夫人，公子他……他……」他聲淚俱下，令徐笙的心頭浮現一抹不好的預感。

「他怎麼了？」徐笙扶住門框，手指用力的抓緊，低著頭，緊緊盯著他，一字一句的道：「告訴我，他怎麼了？」

流殤跪在地上，抬起頭來竟是滿臉淚水，他顫聲道：「公子他、他身受重傷，現在……生死未卜！」說完，他又低下了頭。

徐笙指著他，高聲道：「什麼叫身受重傷，什麼叫生死未卜？你給我說清楚！」

她這副模樣，是從未有過的失態。

流殤伏地，泣不成聲道：「夫人隨屬下去信都便知。」

徐笙聽了這話，身體不由得一晃，緊扒著門框才沒倒下。

「姑娘，您可千萬要撐住啊！」綠柳和劉嬾嬾等人見狀，撲過來，跪在地上齊聲道。

徐笙閉上眼睛，揮揮手，「我無事，不必擔心。」隨即，她眼神銳利地看向整個身子都伏在地上的流殤道：「立馬去準備馬車，我要去信都。」

「是。」流殤身子一顫，連忙應道。

與此同時，她看了一眼跪在地上的綠柳等人，轉身快步往內室走去，語氣焦急道：

「隨便收拾兩件衣服，我們馬上就出發。」

聽了她的話，綠柳和綠楊忙從地上爬起來，彎著腰、大氣不敢出一下，跟了進去。這時，徐笙也漸漸冷靜了下來，不再像剛才那樣慌亂。她有條不紊的指揮綠楊和綠柳兩個，該帶些什麼東西，還勉強自己喝了一碗粥，這才帶著兩個婢女上了路。

灰塵飛揚的官道上，數十個護衛戒備在一輛馬車周圍，馬蹄聲嘩嘩，一行人顯得十分焦急。

「流殤，你走的時候，你家公子如何？」徐笙坐在上下顛簸的馬車上，撩開簾子，衝著前方正在騎馬奔馳的流殤喊道。

聞此聲，流殤放緩速度，控制馬匹與徐笙的車窗平行，這才在馬上拱手道：「回夫人，屬下並未見到公子，是葛老告訴屬下，說公子重傷，讓屬下來請夫人前去信都看望公子。」

「這麼說，你並不知道他的情況？」徐笙想了想，蹙眉看他。

流殤道：「是，可這是葛老告訴屬下的，他對公子忠心耿耿，應當不會說謊。」

徐笙道：「我並不是懷疑什麼，只是想著，若你沒有親眼見到他的情況，那是不是他並不是真的受了很重的傷？」

流殤抱拳，沒有多言。

徐笙寡淡一笑，放下車簾不再為難他，自己重新靠到車廂上，揉揉發脹的額頭，閉上眼睛養神。

第二十三章 他認栽了

飛馳的馬車顛簸不已，途中流殤見徐笙萬般不適，臉色白得可怕，想要停下來休息一日再出發，卻被她果斷拒絕，態度極其強硬的讓他繼續趕路。

流殤無法，只能讓綠柳和綠楊一路上多注意一些，若是徐笙實在撐不下去，一定要告訴他。

他本以為，徐笙這樣養在深閨裏的人定會受不住的，誰知道整整一路，她也沒有喊過半點的苦和累。

一行人日夜趕路，終於在六日後抵達了信都。

馬車停在一個極不起眼的巷子裏，徐笙下馬車的時候，只覺得自己如同走在雲端，腳下踩著棉花，頭也昏昏脹脹的厲害，剛走一步，她便覺得腳下一軟，想要向地上跪去。

「姑娘！」綠楊和綠柳驚呼，連忙扶住了她。

徐笙衝她們笑了笑，安撫地拍拍兩個婢子的手，看了一眼沒有牌匾的朱紅小門，鬆開她們的手，抬腳向裏面走去。

連日來的奔波，不僅是徐笙受不住，就連綠柳和綠楊兩個婢女也受不住了，她們臉色蒼白的扶持著靠在一起，腿腳發軟，跟在徐笙身後進了門。

進了那朱紅色的小門，流殤領著徐笙直直地向姜昀所住的院落而去，等走到院子門口時，他停住腳步，看著徐笙，示意她進去。

徐笙提著裙子，大步向那扇緊閉的房門走去，腳步越來越快，越來越快……

「見過夫人！」

屋子外面守著的護衛見到徐笙就要跪下行禮。

「起來吧。」徐笙扔下這一句，面色肅然的一把推開門，頭也不回地往裏走去。

兩個護衛一臉懵樣，他們根本來不及阻攔徐笙就讓她進去了。

「百里先生和葛老還在與公子議事，夫人就這樣進去，怕是不好吧？」

「一會兒公子會不會怪罪我們？」左邊的侍衛道。

右邊的護衛看了他一眼，然後說：「放心吧，夫人來了，公子哪有功夫訓咱們。」

「那就好。」左邊的護衛舒口氣道。

姜昀披著衣服，靠在床上，正在聽百里明稟報關於太行山的事情，「蘇澤來信，說他們已經找到虞家軍的行蹤，就等公子您拿著青霓令……」

「吱呀……」緊閉的房門忽然被人一把推開。

姜昀眼睛一眯，向外看去，只見素白的屏風後，有一道纖細的人影正快步繞過屏風向內室走來。

他微微坐直身子，有些不敢置信。

是她！她怎麼來這裏了？

是聽說自己受傷，匆忙之下趕來的嗎？

姜昀沒有去管百里明的反應，只是盯著屏風的轉角，想要看清楚來人究竟是不是徐笙。

而一旁的百里明本來正在稟告事情，忽然被人打斷，本就不悅，現在見姜昀有些急切的模樣，便也順著他的目光看了過去，只見一個素衣女子快步走進來，直直看著自家公子，幾乎是看呆了。

「妳怎麼來了？」

他眉頭一皺，正要呵斥她不懂規矩，居然在他們正在議事的時候闖進來，卻聽到自家公子清冷的聲音響起，帶著絲絲柔和，他到嘴邊的話一噎，忽然明白了來人是誰。

「他們說你受傷了……我便急著來見你。」那女子站在內室門口，怔怔的看著自家公子，滿面的擔心。

他以為自家公子會訓斥這女人，畢竟他一向公私分明，沒想到卻出乎他的意料之外，他看到自家公子臉上雖然仍舊面無表情，但從眉梢泄露出來的愉悅卻騙不了人。

姜昀朝她招手，「並不是什麼大傷，竟然勞動妳來信都。」

百里明看看容貌妍麗的徐笙，眉頭一皺，正要說話，可這時，他的衣角卻忽然被人拽住了。

他回頭看去，只見坐在一旁的葛老一手捋著鬚鬚，一手拉著他的衣袖，也不看自己，而是笑咪咪地看著姜昀二人。

「公子受了傷，需要休息，老夫與百里老弟便不打擾了。」便見葛老一手拉著自己，一手向姜昀拱手行禮道。

百里明使勁兒的想要掙脫，可葛老不等徐笙和姜昀反應，便將不情不願的百里明拉著往外走。

在自家公子面前，百里明雖然不悅，但仍強壓下脾氣，跟著葛老出去了。

出去的時候，與踏入內室門口的徐笙擦肩而過時，葛老笑呵呵地衝她點點頭示意。

「葛老，你這是做什麼？」一出門，百里明便使勁兒扯出自己的衣袖，冷哼一聲道。

「沒什麼，沒什麼。」葛老也不惱，眯著眼睛看了一眼緊閉的房門，慢悠悠地走下了臺階。

留在原地的百里明，他眉頭打結，面上掛著薄怒，回頭看看緊閉的房門，又看看葛老離去的背影，冷哼一聲，一甩衣袖，抬腳往自己的院子走去。

「他們……這是？」徐笙看著他們出去，回過頭問姜昀。

「咳。」姜昀輕咳一聲，這才低笑道：「葛老和百里先生一貫如此，不必理會他們。」

徐笙「哦」了一聲，沒有做聲。

「傻站著做什麼？進來。」姜昀見她還不知道進來，唬著臉道。

徐笙淡淡的瞥了他一眼。

「我腿軟，坐馬車坐的。」她補充道。

姜昀一愣，隨即劇烈的咳嗽起來，大笑道：「皎皎，妳怎麼那麼笨，坐馬車也能坐腿軟？」

呵呵，這種人，注定孤獨一生！徐笙在心裏想道。

得知姜昀身受重傷、生死未卜的時候，她的心就一直提在嗓子眼，沒落下去過，連夜趕來信都看他，結果現在告訴她，他還活蹦亂跳？

看著看著，她忽然就呵呵地笑了起來。

靠在床上的姜昀看著她的笑，不知怎麼，忽然覺得她的笑有點……殺氣騰騰，他眉頭微蹙，心裏直覺有些不妙，卻不知道這不妙的來源在何處。

見她仍舊不語，不知怎麼回事，他心裏忽然一慫，伸手掀開被子，走下去抱起她就往床邊走去。

「皎皎腿軟，那就先……先休息一下吧！」

他第一次發現，她不說話的時候，還挺唬人的。

「你的傷如何了？」徐笙沒有掙扎。

「無妨，只是小傷。」

「哦？」徐笙挑眉。

被這尾音一晃，姜昀心裏又是一跳，輕輕將徐笙放到床上，避開她的眼睛，脫口而出道：「我不睡書房。」

徐笙一怔，忽地明白過來，笑了。

她原本就是裝樣子唬姜昀的，根本沒有生他的氣，於她而言，姜昀平安就好，其

餘的秋後算帳也不遲，誰知道他竟然慫了。

她有些憋不住，剛才故作的高深完全被打亂。

而緊緊盯著她看的姜昀，早在話脫口而出的時候便後悔了，待他準備再說些什麼描補描補時，卻見徐笙忽然笑了，霎那間，他眼前只剩下她的笑顏。

這感覺，比他當初被夫子誇還要好，還要讓他受用。

於是，他下意識又來了句，「皎皎，我錯了，妳打我吧！」

徐笙便笑，「你哪裏錯了，我打你做甚？」

姜昀咳嗽一聲，移開目光。

他才不會承認，是葛老見他想念她，才讓流殤去請她的，不過看她剛才衝進來時那擔驚受怕的表情，真是讓他心裏美滋滋的。

「皎皎，妳能來，我心甚悅。」他高興起來，一把摟住徐笙，大笑起來，渾然忘記自己剛才的慫樣。

他開懷大笑的模樣甚是少見，徐笙一時不察，便被他叨住了唇，感覺到他正輕輕的描繪她的唇瓣，展現出他以前所未有的溫柔與耐心，一點一點的在她的唇上輕啄吮吸。

她嚶嚶一聲，閉上眼睛環上他的脖子，不管怎樣，他安然無事便好。

兩人耳鬢廝磨了半晌，姜昀才心滿意足地抬起頭來問：「皎皎，妳思念我嗎？」

他趴在她身上，笑得溫柔。

徐笙沒有回答，反倒是問：「流殤說你受傷了，讓我看你的傷。」

她之所以沒有在看到他活蹦亂跳後收拾他，是因為瞧見了他臥床的模樣。她知道他偶爾會在自己面前像個小孩兒，實際上卻是一個穩重的人，不可能亂開玩笑，讓流殤回去請她的，況且流殤那副樣子，不似作偽。

姜昀見到她擔心的模樣，下意識的想要說是小傷，並無大礙，可他又忽然想起剛才她看自己的眼神，話到嘴邊便拐了一個彎兒道：「還有點痛，不是什麼大事。」

他皺著眉，看起來有些不好。

徐笙聽了，連忙從床上爬起來，去扒他的衣服，一邊道：「讓我看。」

姜昀沒有攔她，笑看著她認真專注的模樣，漸漸地出了神。

他覺得，此生沒有比這更快活的事情了。

他想，他已經心悅上了這個女子。

她美麗溫柔，滿心眼裏都是自己。

姜昀想，或許當初他也對她一見鍾情了，否則那麼多女子，他怎麼偏偏容忍她了呢？甚至因為她心悅自己，所以憐惜她，一而再再而三的做出退步，就連她讓他睡書房他也忍了，對他使美人計，他也認了。

姜昀輕輕一嘆，心想：他算是認栽了！

徐笙不知曉姜昀躺在那裏一會兒的功夫想了些什麼，若是她知曉，定然會感嘆她的一手馭夫術無處可使。

畢竟有個腦補帝夫君，哪裏還需要她攻略？他自己就可以把自己攻克了。

可眼下徐笙正在看姜昀的傷口呢，哪裏有功夫去管姜昀又在腦補什麼。

她脫下姜昀的外袍，眼睛頓時就酸澀了，這人怎麼一點也不心疼自己的身子啊，這麼多血，都將他的中衣染紅了，他卻還嬉皮笑臉著！

徐笙俯下身子，捧住姜昀的臉蛋，帶著哭腔道：「你不知道疼啊！怎麼這麼笨，傷口都裂了還要抱我。」

她惱他不知道心疼自己的身子，手上的勁兒便大了些，將姜昀的臉都扯得有些變形了。

姜昀沒有管他的臉，他見到徐笙眼眶泛紅，帶著哭音，頓時便急了，拉下她的手準備翻起來哄她。

「皎皎，妳莫哭，都是我的錯，妳莫哭。」他笨拙的哄著她，手忙腳亂，一臉失措。

「不要動！」徐笙不領情，一把將他摀下去，板著臉凶他，「你傻嗎？身上都有傷，還要起來。」

姜昀咧開嘴笑起來，「皎皎妳真好。」

徐笙白他一眼，帶著鼻音道：「我幫你重新包紮傷口。」

她剛才的反應並不似作偽，這些日子的相處，她不可能對他一點感情也沒有，雖然可能只有一點，但也足夠讓她如此焦急了。

姜昀見她這副凶巴巴的模樣，一點也不惱，反而覺得她很可愛，於是他沒有說這點傷對他來說只是小傷，曾經他受過的傷，比這還要重上許多倍，這點傷根本算不了什麼，反而極為享受她照顧自己的感覺，故而輕聲道：「有勞皎皎了。」

徐笙任勞任怨的出去讓人打了溫水來，給他清理了傷口，敷上藥再輕柔的包紮上，一切都細緻入微。

「我沒那麼嬌弱。」姜昀見她那輕的都感覺不到的動作，微微有些不滿。

她動作那麼輕，他都感覺不到她的手在他胸膛劃過的感覺了。

「你現在可不就是一朵嬌花？」徐笙覷了他一眼，拿了一套乾淨的褻衣給他穿上。

「咳。」姜昀見她只拿了一件上衫，並不見褻褲，有些失望，他還以為她要給他換褲子呢！枉他這麼配合，結果她只給自己換上衫？

姜昀靠在床頭，看著徐笙妙曼的身軀，身子有些發熱，他一臉淡定的道：「妳忘記拿我的褻褲了。」

徐笙：「……」半晌無言，這男人腦子裏一天都在想什麼呢？

「都成這樣了，還想著那事，你是不是不想傷好了？」她白他一眼，坐到床邊給他穿衣服。

姜昀一本正經道：「我穿衣都是整套的，妳整天瞎想什麼？」說完，他又瞥了她一眼，「不過如果是夫人想要，為夫也是可以帶傷上陣的。」說著說著，他眼裏已經發亮，一臉躍躍欲試。

徐笙手一抖，特別想將衣服扔到他腦袋上，不管他了，可是他傷的那樣重……

她深吸一口氣，讓自己不要去理這個越來越奇怪的男人，沉默的給他換上衣服。

「你先休息吧，我一會兒就回來。」徐笙扔下這麼一句話，便準備彎腰端起那盆血水，拿出去倒了。



姜昀伸手拉住她的衣角，皺眉道：「這些事情有人做，妳趕了這麼久的路，歇著吧。」他剛才只顧著高興，竟然忘記了她趕路的不適，任由她伺候自己，真是糊塗！

徐笙沒有拒絕，她能感覺到自己有些撐不住了，再堅持下去也幫不到什麼忙，還不如先休息一天，等精神養足了再照顧他。

她便道：「我一會兒就去歇著，你先躺下吧！」

「就在這裏睡，和我一起。」

「你身上有傷……」她揉揉發脹的額頭。

「無事。」他堅持，看著她的眼神不容置喙。

徐笙跟他僵持了一會兒，見他不肯退讓，只好嘆了一口氣，妥協下來。

「東西放在那裏，一會兒自有人收走，妳快上床來歇著吧！」姜昀眼睛發亮。

徐笙站在那裏，一面解自己的外衫，一面道：「你還受著傷，不要想太多了，想太多，容易上火。」

姜昀靠在床頭，緊緊盯著她道：「無妨，過過眼癮也可以。」

徐笙半晌無言。

他的眼神像惡狼似的，不放過她身上每一處，此時雖然剛立秋，但天氣還沒涼下來，徐笙穿的衣服很單薄，脫完了外衫，身上便只剩白色的中衣了。

她準備上床時，卻見姜昀緊緊盯著自己的身子，連自己發現了他都沒有反應，她想了想，又將自己上身的中衣脫下，只留月白色肚兜。

她淡定的躺到床裏面，將光潔如玉的背對著姜昀，然後閉上眼睛沉沉睡去……

不是過眼癮嗎？那就過個夠吧，要是上火了，她可不負責滅。

徐笙側躺著，除了露出背後大片的肌膚，連前面的柔軟也因為側躺而露了不少，姜昀躺在那裏，緊緊盯著她的胳膊窩，眼神火熱，好似能將那塊布料給盯沒了去。可是，徐笙已經累得睡著了。

他聽著旁邊均勻的呼吸聲，喉嚨發癢。

真折磨人！

他緩緩地閉上了眼睛，不知道自己是什麼時候睡著的，只知道自己是被鼻子間的一股熱流給弄醒的。

剛開始他沒反應過來是什麼，等到反應過來後，便一個側身趴到床的外側，看著滴到地上的鼻血，他捶了一下床板，心裏直罵娘。

「你怎麼了？」就在此時，他聽到身後徐笙的聲音。

他甕聲道：「沒什麼。」

徐笙不信，掀了被子坐到床邊，俯身去看他的臉，想要知道是怎麼回事。

姜昀捂著鼻子扭頭正準備說不用了，卻在見到徐笙此時的模樣後怔住了。

只見徐笙穿著月白色的肚兜，正俯著身子，一臉擔心的看著自己，正是因為俯身，他看到她嬌嫩的胸乳，正被束縛在那小小的肚兜裏，他甚至能看見那抹紅色。於是他的鼻血流得更歡了，他甚至來不及看一眼徐笙的臉色，便又繼續趴到那裏，不敢抬頭。

「你這是怎麼了，怎麼會突然吐血，我去請大夫！」因為不想讓徐笙看到他狼狽的模樣，所以姜昀都是用衣袖遮住，徐笙只看到了地上的血，卻不知道那是他的鼻血，還以為是姜昀受了什麼內傷在吐血。

她慌忙地去找外衫，準備披上出門。

姜昀一把拉住她，囁聲道：「別出去，我、我是在流鼻血。」

徐笙：「……」

知曉自己白白擔驚受怕一場，徐笙簡直是哭笑不得，最後幫著他止住鼻血，在他不滿的眼神中穿上了中衣。

#### 第二十四章 秋後算帳

徐笙這一覺睡得很沉，哪怕是中途因為姜昀流鼻血醒來一次，再次睡下也依然很香甜。

姜昀陪她睡了一會兒便沒了睡意，他靠在床頭，看會兒書再看會兒她，也不覺得時間過得慢。

徐笙像隻小貓一樣蜷縮在被窩裏，細軟的髮絲落到臉蛋上，她皺皺鼻子想要將頭髮弄走，奈何那髮絲太過調皮，一直不願意從她鼻尖下去。

姜昀看得直發笑，他伸出手將那縷髮絲撥至她的腦後，指腹輕輕在她臉上移動。修長的手指劃過她的朱唇，途經她的瓊鼻，最後來到有著一片青影的眼睛下方。許是因為連日趕路的緣故，她休息的並不好，所以眼底都是青色。

姜昀心疼得緊，他放下手裏的兵書，俯身在她眼睛上輕輕落下了一吻。

隨著天色漸漸暗沉下來，落日的餘輝透過窗櫺照進屋內，在光潔的地面落下一抹暖色。

屋子裏沒有掌燈，已經昏暗得看不見書冊上的字，身畔是徐笙均勻的呼吸聲。

姜昀慢慢放下手裏的兵書，看了看徐笙露在外面瑩白如玉的肩膀，輕輕地拉起被子將她裹得嚴嚴實實的，等到她不露一絲肌膚，只有一張小臉露在外面時，他才滿意的收回手，撈起外衫披在身上下了榻。

因為徐笙在屋子裏睡覺，姜昀不好再讓那些護衛進來伺候，所以便親力親為地掌上燈，然後開門出去讓人準備一些飯菜送進來。

昏黃的燭火有些閃爍不定，在這等寂靜無人的時刻，傷口傳來的疼痛讓他忍不住蹙眉，他回頭看了一眼熟睡的徐笙，捂著胸口平復了一會兒，去了外面。

很快，外面便傳來了通報聲。

是葛老來了。

姜昀披散著頭髮，盤坐在小几前，伸手示意葛老坐下。

「夫人千里迢迢前來探傷，想必公子定然樂不思蜀？」葛老捋著鬚鬚，笑呵呵的坐下。

姜昀抿唇，「有勞先生。」

「公子不必客氣，舉手之勞、舉手之勞。」葛老連忙擺擺手。

姜昀在外這一個月，偶爾會有想起徐笙的時候，卻因為有正事在身，所以也沒有太多時間讓他思念，只有兩人通信的時候才會顯露出一點端倪，但這也只在無人

的時候，人前他並不曾表露出來。

可自從他因為追捕王亭，奪取青霓令而受傷後，一直對著護衛欲言又止，旁人不知道他是怎麼了，可葛老看得清清楚楚，自家公子這是眼見著歸期到了，自己卻因為受傷不能及時趕回無終見夫人，才會如此失態。

於是他看望完姜昀，轉身就讓剛出去辦完事情的流殤去接徐笙了。

或許是因為他語氣太過嚴肅，說得有些嚇人，流殤竟以為姜昀生死未卜，日夜飛奔回無終，在徐笙面前哭得涕泗橫流，害得徐笙也提著心，快馬加鞭趕到信都見姜昀。

今日，葛老從姜昀的屋子裏退出來後，直接去見了尚在擔憂中的流殤，見他焦急不已的模樣，才知道自己的話被會錯了意，一時哭笑不得，連忙給流殤解釋清楚，然後又來找姜昀。

可那時候他聽門口的護衛說，姜昀和徐笙已經睡下了，無緊要的事情不要通報，他只好折返，等到黃昏聽護衛傳話姜昀召見他，這才急急忙忙趕來。

「先生白日來尋我，可是有什麼要緊的事情？」姜昀問。

葛老聞言，便連忙將這其中的誤會說了明白。

姜昀聽後，眉頭打結，想了半天說：「先生不必擔心，徐六她性情柔順，我與她解釋一番便是。」

「夫人雅量，公子得妻如此，幸哉幸哉。」葛老拱手行了一禮，眯眼道。

姜昀淡笑，對葛老適時的拍馬屁和那句稱呼感到十分滿意。

兩人並未就此事談論多久，很快便岔開話題，就著大周目前的局面進行了分析，又對在幽州與冀州接下來的事情做了計劃，兩人越說越入神，一時間渾然忘我，直到外面的護衛提醒姜昀用膳才被中斷。

姜昀本想直接說先等著的，可是他看了內室一眼，到嘴邊的話便改成了，「拿進來吧！」說完，他轉過頭準備讓葛老明日再議。

葛老早就從他的臉色中看出了端倪，不等他提起，自己便主動提出了告辭，臨走前，他忽然正了正神色說：「公子前些日子在漁陽受傷還未好，就又急急趕來信都見蘇將軍，傷口已經裂了幾次。這次既然夫人來了，公子就不要讓夫人擔心，安心養傷才好，有什麼事情直接吩咐老夫和百里老弟便是。」

姜昀一怔，恭敬地行了個禮，「多謝先生關心。」

對於他來說，葛老亦師亦友，是個值得尊敬的人。

葛老受了這一禮，笑著告辭。